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藏宋美龄档案介绍

——以米尔斯档案为中心

宋时娟

《史林》2014 年第一期

[摘要]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藏宋美龄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蒋宋美龄档案”和“埃玛·德隆·米尔斯档案”之中。“米尔斯档案”中有 1917 至 1980 年宋美龄与其大学同学米尔斯的往来书信数百封,其中 1917 至 1928 年间宋美龄致米尔斯及其家人书信 80 余封,展现了宋美龄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弥补了早年宋美龄研究史料的不足,对深化宋美龄及其家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宋美龄;米尔斯档案;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

[中图分类号]G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1-0183-06

[作者简介]宋时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 201103

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¹“宋美龄的研究而言,目前对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还远远不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很大的空间,甚至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有待更为准确地还原和呈现。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所藏宋美龄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米尔斯档案”相比于其他的宋美龄档案而言更具特色,对这些档案资料的发掘利用,必将推动对宋美龄及其相关人物和历史问题的研究。

一、档案简介

美国地区收藏宋美龄档案资料的机构中,以宋美龄大学母校—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最为丰富。长期以来,该校非常注重对宋美龄这位著名校友的档案文献资料的保管收集和整理工作。目前,该校档案馆所藏宋美龄档案主要集中于“蒋宋美龄档案”(Papers of Mayling Soong Chiang, 1916-2003)和“埃玛·德隆·米尔斯档案”(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1888-2007,以下简称“米尔斯档案”)²。另外,该校“校长办公室档案”、“宋美龄基金会项目委员会档案”、“1917 届级档案”³、“宣传办公室档案”里面也有一些宋美龄的档案资料。所有档案文件均以“盒”(box)为单位,每盒都有“名称(title)”,注明该盒档案的年代和内容,每盒包含不同的“文件夹(folder)”。

“蒋宋美龄档案”是宋美龄的个人专档,共有 19 盒,主要有宋美龄的文章、随笔、剪报和照片;有宋美龄学生时代及其后与学校相关的资料,如书信、演讲、访问和照片;有展现宋美龄政治生涯的出版物和剪报等等。其中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学院就读时写于

¹ 2003 年 10 月 24 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致宋美龄亲属唁电。

² 韦尔斯利学院图书馆网站有“蒋宋美龄档案”和“米尔斯档案”的目录指南。

³ 韦尔斯利学院图书馆网站有 1917 年班级档案,亦可参考。

1916年3月13日4月2日的两封亲笔信,是目前所见宋美龄最早的书信,非常珍贵。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是目前所见唯一馆藏宋美龄个人专档的机构。

“米尔斯档案”即埃玛·德隆·米尔斯(Emma DeLong Mills, 1894-1987)的个人专档。米尔斯是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大学同学、终生密友。大学毕业后的头几年,米尔斯一直都是宋美龄最亲密的朋友,两人之间往来书信频繁。在宋美龄的多次邀请下,米尔斯1922年3月来华,至1925年8月离开,和宋美龄家人都相熟。她在日记中记录了抵沪后经宋美龄介绍在陈友仁主办的英文报《上海时报》⁴任职的短暂经历、宋家在上海的有关情况以及陈炯明事变后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等等。1937年米尔斯开始为美国援华医疗会(后来的美国援华医疗促进会)工作,并与宋美龄书信往来,协助联络和沟通美国方面的捐款和援助事宜。1950年她以行政秘书代表该机构访问台湾。她长期为真光基金会工作,并帮助成立纽约唐人街计划委员会,为其服务近20年。1968年当选为该委员会会长,是该组织唯一一位西方血统的会长,后来获得过台湾当局颁发的荣誉勋章。“米尔斯终生都对祖国极感兴趣。”⁵1987年米尔斯去世后,所有财产遗赠给她的侄子托马斯·德隆(Thomas A. DeLong),文件亦归其监管。2010年至2011年,德隆先生将米尔斯文件捐赠给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

“米尔斯档案”有米尔斯本人的教育、职业生涯和活动的资料,也有韦尔斯利学院和1917届毕业学生的文献,时间跨度从1884至2007年。所有档案分为7个部分,共17盒,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是第三、四、五和七部分。对宋美龄研究来说,“米尔斯档案”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第五部分“蒋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即第九盒档案。该盒档案共分为29个文件夹。其中,26个文件夹是1917至1980年间宋美龄与米尔斯的往来书信数百封(包含宋美龄书信里的卡片、信封、小册子、文章、剪报、手稿等),另外3个文件夹分别是1922至1926年宋氏家人(含宋美龄)给米尔斯的信件、1916年至1960年代宋美龄和米尔斯的照片、1938年米尔斯撰写的有关宋美龄的文章。

“米尔斯档案”第五部分中,1928年以前只见宋美龄给米尔斯的信件(米尔斯给其他人的信件不在此部分中),1929至1936年二人书信全无,1937年以后是宋美龄和米尔斯两个人的往来信件。所有书信按时间顺序编排,1945年以前两人通信分别编排在不同的文件夹,1945年以后两人通信合并编排。有些书信已经做成了缩微胶卷。

1928年以前宋美龄书信多为手写的私人信件。有趣的是,因为米尔斯比宋美龄大4岁,宋美龄在书信中称她为“达达”(Dada),自称“女儿”(daughter),这可能是延续了她们在学校时的习惯昵称。书信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日常生活、学习、思想情感和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

1937年以后的书信多为打印稿,私密性大大降低,信中的称呼和署名已不再是以前的“Dada和“daughter”,而是“Emma”和“Mayling”(或者Mayling Soong Chiang、Madame Chiang Kai-shek)”,显得更为正式,有时宋美龄秘书会代之给米尔斯写信。抗战时期宋美龄与米尔斯往来信件内容主要是报告中国的战事和救济情况,以及与米尔斯交流在美开展援助中国抗战的各种事宜。1950年代以后的信件,主要内容是各自的活动行踪和生活上的相互关心等等。

长期以来,这些书信无法与公众见面因为“美龄日渐出名后,担心早年给朋友的信函太过坦诚不讳。她在1953年一封去函的末尾加上一句话:‘我似乎记得你曾经答应宋美龄基金会把我给你的信交给他们。现在我亲爱的好友请在你的遗嘱添一句,这些信件将先经我过目检查,因为我不记得在往日只预备给你过目的信中是否留下多少荒唐话。’”⁶

⁴ 即 Shanghai Gazette, 又译作英文沪报, 1918年陈友仁受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创刊。

⁵ Wilma R. Riht:《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宋美龄相关史料简介》邓纯芳译《妇研纵横》(台湾)第69期(2004年)。

⁶ [美]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米尔斯生前坚守一条原则：“宋美龄在世时不写东西也不接受采访。”⁷“她的遗嘱里提到，要将她与蒋夫人往来的记录捐赠给韦尔斯利学院但要到蒋夫人过世后才可以公开这些记录。”⁸

二 “米尔斯档案” 的独特价值

从目前宋美龄及其家族早期史料比较缺乏的情况来看，“米尔斯档案”中宋美龄早年书信具有填补史料空白的独特价值。

一、弥补了早年宋美龄研究资料的不足

宋美龄 1898 年出生于上海，2003 年逝世于美国纽约。在她跨越 3 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有几个关节点非常重要：1907 年赴美留学、1917 年毕业回国、1927 年与蒋介石结婚、1942 至 1943 年赴美、1944 至 1945 年赴美、1948 年赴美、1950 年由美赴台湾、1975 年蒋去世后长期定居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宋美龄研究集中于与蒋结婚后的新生活运动、西安事变和战时救助与外交等几个大的问题，但婚前即早年宋美龄的专题学术研究却付诸阙如，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的匮乏。据笔者了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地区“国史馆”和“党史馆”典藏宋美龄档案比较丰富，但早年史料极少。从已刊的宋美龄文献资料来看除了 1927 年 1 月致蒋介石函尚⁹属年代较早之外，其他各类文稿都在 30 年代以后。

而“米尔斯档案”中有 1917 年至 1928 年宋美龄致米尔斯书信近 80 封，其中 1917 年至 1921 年就有 70 余封。1922 至 1925 年，没有书信。1926 年，2 封。1928 年 1 月 24 日，1 封。此外，还有宋美龄致米尔斯的爷爷奶奶和妈妈的书信 5 封，1922 年 6 月 11 日宋美龄致希尔小姐书信 1 封。鉴于此，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收藏的这批形成于 1917 至 1928 年的书信，对深入研究和探讨青年时代的宋美龄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在书信中，宋美龄向米尔斯介绍了她眼中的婚丧嫁娶、中国的节庆风俗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南京等的城市风貌；谈到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热爱，谈哲学和历史，谈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谈亲情、友情、谈爱情、婚姻和性，谈社会活动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谈社交和游历，更谈及五四运动及其他政治问题，等等。通过宋美龄的书信，我们看到了一位有着基督教家庭背景，活跃于上流社会和留学生学界，思想新颖、个性独立，以及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留美知识女性，这为解读日后走上政治舞台的蒋夫人宋美龄提供了历史背景和依据。

二、补充了宋氏家族活动空间和其他成员的历史资料

宋氏家族作为民国历史上的一个显赫政治家族，其早期的历史资料并不多，宋美龄书信对此有所补充。宋美龄书信记载了宋家在上海先后居住过的虹口东余杭路 628 号 C（今东余杭路 530 号及 526 弄 25、27、29、31 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91 号和西摩路 30 号（今陕西北路 369 号）三处住宅，尤其对后两处住宅有详细的叙述和描写。比如霞飞路 491 号住宅，在民国初年 1912 至 1913 年曾是辞掉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在沪行馆，1917 年宋美龄毕业回国后和家人在此留下了唯一的张全家福照片。1918 年 8 月底宋家搬至西摩路居住。上世纪 20 年代末霞飞路改造，有着宏大规模的霞飞路宅邸可能就消失。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所房子本身的了解仅止于此，十足遗憾。可喜的是，宋美龄 1917

⁷“Acknowledgements”, 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7

⁸ Wilma R. Righ: 《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宋美龄相关史料简介》，邓纯芳译，《妇研纵横》（台湾）第 69 期（2004 年）。

⁹该函收人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嚼选录》，团结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 页。

年给米尔斯的书信中附有这座房子的外景照片,以及对房子的详细介绍,如房子很豪华,上下三层共有 16 个房间,但离城区很远,购物、外出就餐并不方便,离母亲倪珪贞的慈善事业和各种委员会比较远。¹⁰另外宋美龄在书信中大量记载了她和家人 1917 年欢度双十节、圣诞节和 1918 年春节的详情。所有这些历史细节都大大丰富了宋氏家族活动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资料,对书写宋氏家族日常生活史也很有帮助。

目前,宋家成员中除了宋美龄外,父亲宋耀如、二姐宋庆龄和哥哥宋子文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但母亲倪珪贞、大姐宋蔼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不仅研究成果鲜见,文献资料都很缺乏,特别是两个弟弟的早年史料更是少之又少。

对“如朋友般的”父亲宋耀如,1918 年 4 至 5 月宋美龄有四五封信讲述了他生病住院、病逝安葬的情况。宋耀如去世后,无限悲痛的宋美龄和家人在新建成的万国公墓购买了墓地,将其安葬于此并举行了简单的葬礼,与 1931 年倪珪贞去世后隆重的葬礼相比较,当时的宋家并不那么显耀。从宋美龄书信的记载来看,如今安葬了宋耀如、倪珪贞和宋庆龄的宋氏墓地,并非宋耀如生前,而是他去世后宋家才购买的。

母亲倪珪贞,是宋美龄早年书信中记载最多的一位。宋耀如去世后,倪珪贞成为一家之长,成为凝聚家人的纽带。在宋美龄笔下,倪珪贞是一位能干、保守、笃信基督教且富有爱心的上层女性,她为贫困人家的女孩成立女子学校,身兼各种委员会的职务,支持宋美龄参加社会活动等等。1920 年 9 月 5 日,宋美龄向米尔斯列举了母亲不赞成她离家赴美学医的四个理由:第一,将有 6 年离开母亲;第二,美龄的健康状况无法承受医生职业的艰苦;第三,所需丰足,无需美龄自己烦劳;第四,从事其他职业,也能对中国有用。宋美龄因此体会到母亲的用心和关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解亲情。¹¹

书信中对长姐宋蔼龄和孔祥熙一家的记载也非常多。宋美龄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孔家的来往是最密切的,这是因为孔家常常住在上海。1919 年 9 月孔家第三个孩子孔令伟在上海出生前后,宋美龄帮姐姐照看孔令仪、孔令侃。在一封信中,宋美龄表达了对大姐的崇敬,称之为“一位真正杰出的女性…是家人里面最有才干的,非同寻常地敏锐、机智,快活、机敏、富有活力”,还谈到了笃信“上帝”的宋蔼龄对她的影响。¹²日后,宋美龄与孔家关系一直都很亲密,与早年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宋庆龄和孙中山,在头两年的书信中出现频率不高因为寄往美国和欧洲的书信都有可能受到审查,“任何与她(指宋庆龄—笔者)的联系都会把我们扯进本与我们无关的事件中”¹³。在 1919 年 9 月 29 日的书信中,宋美龄提到 10 月 10 日那天,宋庆龄将举行招待会,她要帮二姐的忙。1921 年 2 月初至 5 月中旬,宋美龄南下广州陪伴宋庆龄这一期间的书信里详细描写了观音山大元帅府的有关情况。1926 年 1 月初,宋美龄陪同宋庆龄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应该说,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模式,宋庆龄参与、辅助孙中山的政治革命活动对宋美龄的影响不容忽视。

对于宋子文,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及,宋美龄常常和他一起外出活动,兄妹二人相处很融洽。在 1926 年 1 月 23 日的一封信里,宋美龄记录了广州政府时期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成绩:

¹⁰ 宋美龄在 1917 年 8 月 7 日和 9 月 6 日两封书信中,都谈到了霞飞路住宅。她眼中的“城区”,大概是指繁华的商业区

¹¹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Sept. 5, 1920, 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以下注释不再一一标明档案名称和馆藏机构)

¹²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July. 6, 1921.

¹³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Aug. 16, 1917.

我是两个礼拜前跟孙夫人一起到这里来的,她来出席在此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我们正在拜访我哥哥宋子文,他是这里的财政部长。自他就职四个月以来,政府财政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每月增长 1 700 000 元到 4 200 00 元。当他声称要稳定财政时,即使当时所有嘲笑他的香港报纸,现在都说他似乎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使命。人们都称他是广州政府里最诚实和最后拿主意的官员,但他一如既往地谦逊。¹⁴

书信中对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的记载更为有趣。两个弟弟年纪小非常调皮,宋美龄帮助母亲管教他们,还给他们辅导功课。书信也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就读圣约翰大学和赴美留学的时间,以及赴美就读的学校等等。

从这批书信来看,早年宋美龄与家人是比较纯粹的亲情关系。但与蒋介石结婚后,宋美龄与家族其他成员,尤其是与宋庆龄、宋子文的关系中,掺和了很多政治的因素,亲情甚至降为次要的位置,宋氏家族亦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 档案的利用

2003 年 10 月宋美龄去世之后,“米尔斯档案”得以向公众开放。随后陆续出版的三种宋美龄传记都充分利用了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藏宋美龄资料,尤其是“米尔斯档案”中的宋美龄书信。这三部传记作品分别是 2006 年李台珊所著《蒋介石夫人: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Tyson Li, *Laura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¹⁵, 2007 年,托马斯·德隆撰写出版了《蒋介石夫人与埃玛·米尔斯小姐——中国第一夫人和她的美国朋友》(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7); 2009 年 11 月,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所著《最后的女王——蒋介石夫人与现代中国的诞生》(Hannah Pakula, *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Simon Schuster, November 2009)¹⁶ 出版。

李台珊和帕库拉的宋美龄传记都已出版中译本,但因删掉了注释,其参考利用价值大大降低。托马斯·德隆一书,充分利用了宋美龄与米尔斯的通信及米尔斯的日记,公布了大量的书信内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对照书信原件,笔者发现作者在识别和解读上有纰漏甚至错误之处。例如,1918 年 10 月 29 日,宋美龄自天津写信给米尔斯说:“几周前,我哥哥(指宋子文——笔者)因公北上,待了两周后于上周回到上海,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他在上海待了两天又回到这里,这一次我跟着他来了。即便不是因为我病得很厉害,母亲本不让我来,但恰巧那时我弟弟约翰感冒了,离校回家,可以陪伴她。”¹⁷德隆在书中,将陪同宋美龄北上的宋子文误解为宋子安,这显然是错误的,而约翰也不是宋子安,而是宋子良。

2008 年 10 月“宋美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时,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藏宋美龄资料和已出版的传记作品并没有引起与会学者的太多关注。直至今日,中国大陆地区鲜有利用此书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问世。直接原因是档案远在美国,不方便获取;另外,在民国历史人物研究中,大陆学界对宋美龄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开展也比较少。目前,韦尔斯利档案馆藏宋美龄档案均对外开放,宋美龄书信

¹⁴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Jan. 23, 1926.

¹⁵ 该书中译本参考[美]李台珊:《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解煌和悲剧》,齐仲里、郭驿译,华文出版社 2012 年版。

¹⁶ 该书中译本参考[美]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 202 年版。

¹⁷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Oct. 29, 1918.

原件也可以提供给查档者免费拍照,利用非常方便。笔者在识别和翻译米尔斯档案中的宋美龄早年书信时,常有拨云见日之感。以下仅就宋美龄早年婚恋和宋庆龄诞生地问题,谈谈宋美龄书信的研究利用价值。

一、书信可以纠正对宋美龄早年婚恋问题的坊间传闻和猜测

梳理宋美龄早年书信中关于情感和婚姻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个性独立的她追求婚恋自由、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心路历程。书信显示,与蒋介石恋爱结婚前,风华正茂的她有过几次爱情的萌动,其中均未涉及长久以来坊间所传刘纪文是宋美龄初恋情人的内容。毕业后的6个月里,宋美龄看到了金钱的价值,也懂得了自尊的价值。她坦言,没有钱她绝不会结婚,也绝不会为了钱而结婚。¹⁸回国后的头几年,宋美龄喜欢过偶遇的外国人,却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沪上门当户对的年轻人和富有的已婚绅士向她求过婚,都没能赢得她的芳心。最终,革命加爱情的婚姻典范,让她选择了政治与军事强人蒋介石。1928年1月24日,婚后不久的宋美龄从南京写信给米尔斯,充分表达了她对婚姻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婚姻应该抹杀或吸收一个人的个性。因此,我想做我自己,而不是充任将军的妻子。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宋美龄,我相信我代表了什么,我想继续发展我的个性,保持我的个性特征。自然,我丈夫不同意我的想法。他想要我作为他的妻子而存在,但我无言,我想要代表我自己。我不是卢斯斯通协会的会员,但我的确想被承认是一个因素,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因为碰巧成为他的妻子。

鉴于此,当我来时,火车站派代表来告知他们会为我提供专车。我拒绝了,因为我不要特权,直到我已经证明我自己值得享有特权为止。¹⁹

宋美龄与蒋在结婚之初对婚姻的看法有分歧,对此蒋日记中也有记载。1927年12月29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女士争辩公自省曰:‘人以不自由为病,此固属于骄矜;然余亦太不自知其强梗之失礼也!’又曰:‘夫人劝余进德,余心许之,而尚与争论何哉?’”²⁰书信和日记,印证了二人在结婚初期的分歧。这封信的意义还在于,尽管婚后的宋美龄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帮助蒋介石,承担起第一夫人的职责,但她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个性,甚至影响到蒋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比如,抗战时期她赴美寻求援助,亦非事事听从于蒋介石,在访英问题上她始终坚持己见,不肯妥协,蒋最后只能听之任之,接受她拒绝访英的决定。当然,比较多的史料反映出来的是蒋宋婚姻的和谐与美满,纷争并不是主要的

二、虹口宋氏老宅的记载大大推进宋庆龄诞生地问题的研究

宋庆龄诞生地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浦东川沙”说利用黄炎培等人的口述资料认为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都出生在浦东川沙内史第,“浦西虹口”说认为宋庆龄出生在浦西虹口东余杭路宋老宅但双方都缺乏足够说明问题的第一手资料。2013年4月川沙内史第重新对公众开放后,宋庆龄出生地问题再次引起媒体和各方关注。宋庆龄诞生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历史问题,甚至不那么重要,但和现实需求联系在一起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要解决宋庆龄诞生地问题,首先要考察宋家的早年生活经历。宋美龄1907年赴美留学时,宋家住在虹口东余杭路628号C的宅子(宋美龄1917年回国后宋家已入住霞飞路491号),如果知道宋家何时拥有这所房子,对解决宋庆龄出生地问题至关重要。她在1917年9月6日书信中说:

母亲不喜欢住得离市区太远,她说很不方便。因此,她的想法是我们搬回虹口老房子。你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们拥有那所房子超过23年了。而现在这所房子依然和过去一样让人刮目相看。——这个地区变得太拥挤而不适宜。那边的地块是上海价

¹⁸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Jan. 31, 1918.

¹⁹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Jan. 24, 1928.

²⁰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省克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9-20页。

格最高的,我试图要母亲把它卖掉,但我对老房子的铁石心肠让她如此震惊和伤心,以至于我不敢再提卖房的事。²¹

从1917年往前推23年,说明宋家在1894年之前就拥有了虹口住宅。从倪珪贞对所房子的深厚感情来看,虹口老宅对宋家的意义非同寻常,毕竟这是宋家在上海的第一处住宅。看起来,宋子文和宋美龄都不可能出生在浦东川沙,即便宋庆龄也很有可能出生在浦西虹口。当然这不排除宋家兄妹在浦东川沙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可能。可是,宋美龄在书信中从未提起过浦东川沙。无论如何,宋美龄书信关于虹口老宅的记载,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宋庆龄出生地问题,但这毕竟是关于虹口老宅的最早确切记录,是出自宋家人的第一手资料,自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审慎对待历史问题,不仅是对历史也是对现实负责的应有态度。

宋美龄早年书信中,可以挖掘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关于宋美龄基督教信仰的缘起、关于她眼中的中西文化、关于她在上海参与社会事务的经历、关于她早年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个人的政治理想等等。“米尔斯档案”中的宋美龄其他书信,对深化抗战及其以后的宋美龄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笔者相信,加强对宋美龄早年书信的解读,加强对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所有宋美龄档案资料的研究利用,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宋美龄,有助于推进对宋氏家族和以上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

²¹ Mayling Soong to Emma Delong Mills, Sept. 6, 1917.